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甘孜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州字93—01号

甘孜报社印刷厂 印刷

开本 25开

1993年3月 第一版

印数：1—1500册



目 录

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川边的历史·····	阳昌伯 (1)
“德格二土司”多吉僧格和昂翁降白仁青·····	朱作中 (15)
丹巴“两雍”的由来及其他·····	周晓阳 (19)
乡城桑披寺历史片断纪实·····	赵多源 陈华宁整理 (30)
贡嘎山的历史称谓及清代、民国时期的探险 考察史·····	刘建邦 (36)
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会组织机构的建立和 发展·····	李正康 陈仕全 (41)
康藏邮史二三事·····	王宜之 (52)
代表格达活佛上北京·····	柏志 (59)
回忆巴塘“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陈乃嘉措 (61)
军民鱼水情 藏汉一家亲 ——甘孜军分区坚持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纪实·····	高宗钰 (67)
忆“海子山兵站”·····	郭效孺 (78)
康南理塘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情况 概述·····	多吉泽登 (82)
“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简介·····	吴金铨 (91)
发展中的甘孜州农业中等教育 ——建校十七年来的甘孜州农牧 学校·····	多吉仁真 (95)
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记丹巴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王寿昌·····	邓俊康 (104)

留在雪山草地的足迹

——忆康定解放后解子安同志二三事……易西君敏(110)

甘孜藏族自治州1992年遭受特大洪灾和开展

抗灾救灾工作情况的资料……州政协文史办辑(118)

质疑·补充·订正

对“木雅王”注的质疑……阳昌伯(124)

对《西康史拾遗》所提“八百壮士”的

订正……裴大元(127)

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川边的历史

阳昌伯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凭藉与清朝政府签订的天津、北京、烟台等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首先由罗马教庭划分教区，派遣人员，拨给经费，到内陆各地建堂传教；其次以游历、探险为名，派遣特务，进行间谍活动，搜集各地山川地形、物产资源，道路交通、民族风情等资料。早在清道光年间即已深入到云南和四川边区。他们的侵略活动，曾引起边区彝、藏人民的强烈反抗，但由于封建政府抱“崇洋媚外”的政策，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苟延至解放前夕。现追述其历史，对于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加强民族大团结，巩固边疆的稳定，是有裨益的。

一、西方传教士的侵入

（一）天主教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梵蒂冈天主教罗马教庭计划设立“拉萨教区”，其范围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藏区。次年法籍传教士罗启禎、肖法日等人，乔装商贩，经由打箭炉到巴塘四处活动，潜行至云南德钦等地建立据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法国人杜某为主教，由四川、打箭炉入藏，到昌都后为藏民所阻，杜等被迫返回打箭炉，后在清溪县（今汉源）大岭坪建立教府，以此为基地，向西发展，是为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侵入康区之始。

咸丰六年（1856），梵蒂冈教庭将“拉萨教区”的教务委给巴黎外方传教会办理。次年法籍教士吉尔德到打箭炉购置土地，建立教堂，主教府始由大岭坪迁到打箭炉。

同治元年（1862），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法籍主教丁盛荣带领教士来打箭炉，准备进入西藏。他们以打箭炉为中转站，在城北建房一座，当地人称为“洋人公馆”。他们又到道孚、炉霍设立天主堂，在巴塘城区及亚日贡各修教堂一座，作为入藏的前哨站。继越金沙江到云南的阿敦子（今德钦），在县城和茨中、巴东二村，怒子江（今贡山自治县）境内的仲堆、彭多、巴阿垄、曲拉通四村，维西的县城和小维西以及盐井县城各建教堂一座，企图长趋进入西藏，但都遭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丁主教不得不放弃进藏企图，率领部分传教士返回打箭炉，在南门外购置大片乱石窖地，修建天主教总堂、修道院、贞女院及拉丁学校。

光绪四年（1878），罗马教庭将“拉萨教区”改为“川边教区”。传教范围包括西康、大小金川和云边。派倪德隆为正主教，德某为副主教。光绪二十三年（1897），派华朗廷为副主教，民国二十年（1931）任主教，直至解放。

民国二年（1913）因康定建县，“川边教区”改为“康定教区”。西康建省后，除康定教区外另有西昌教区和雅安教区。

从清末到民国，天主教以康定为中心，向周边各县发展：

——在康定城内修建真元堂，是西南教区最大的礼拜堂。又修建南郊驷马桥、鱼通长峡山、金汤寇家河坝教堂。

——在泸定，光绪五年（1879）建冷碛教堂；光绪二十年（1894），在磨西传教，民国七年（1918）建磨西教堂，民国二十二年（1933）建麻疯院，民国八年（1919）建沙坝教堂，以后陆续建沙湾和新兴分堂（沙坝在县城西南，天主教于光绪十五年即在该地租房传教）。

——在丹巴，民国三年（1914），法籍司铎余廉霭在城区和

小金喇嘛寺乡各建教堂一座。以后又在懋功（今小金县）、崇化的安宁镇（今大金县）和绥靖（今金川县）各建教堂一座。

——在汉源有大岭坪和黄木厂教堂。

以上康定教区，共有天主教堂二十七个，共有教徒七千多人。

凉山州方面，咸丰十年（1860）法籍教士在会里红苕苕设主教堂，并以此为据点先后向冕宁、金矿、越西及大凉山腹心地区发展。到光绪十九年（1893）教徒已达600名。宣统二年（1910）在西昌设立宁远教区，建立大小教堂二十余处。

从天主教堂的分布地理看，东起大渡河，西至怒江，北连阿坝州，南至凉山州和滇西北。整个西南边疆地方，全部控制了。

（二）基督教

清光绪十八年（1892），基督教传入康区，其中以“内地会”和“美以美会”传入较早。光绪末年英籍牧师到康定购下地基修建“福音堂”（今大礼堂广场上侧），除礼拜堂外有网球场、住宅，全是西式建筑。民国时期，担任牧师的均系英籍，先有顾福安夫妇，后有裴元策夫妇。1947年成立“长老执事会”，选举教徒中有名望的三人为执事，管理教会的会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籍传教士浩格登、晓尔腾到巴塘后，先在南门外架炮顶强买土地55亩，到传教士史德文时，扩大到260亩，修建礼拜堂、学校、医院和住宅，周围筑起高大围墙，俨然成了“租界”。到1932年，美籍男女达三十余人，成为巴塘势力最雄厚的外国殖民主义者。

民国十年（1921），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美籍人安德烈到康定传教布道，在今州医院附近修医院一座，俗称“安息会”（是基督教中一个派别，以星期六为礼拜日）。

在凉山州基督教有三个派系：（1）边疆服务部，1940年成立于西昌，有教会三所。（2）国内布道会，1948年在会理城内成立。（3）西昌北美浸信会，1947年在西昌城内成立，设福音

堂，后传到冕宁、泸沽一带。（见《凉山州文史》五辑）

二、殖民主义者的间谍活动

《清实录》“同治二年（1863年），东路法国罗勒拿、萧法四等于今春派无赖刘姓，由炉城运来茶包，在巴（塘）里（塘）一带散给汉兵，要结人心。”

同治八年（1869），沙俄遣贝夫特可夫和科卜佐洛夫经青海至昌都、德格、巴塘等地窥查资源。

光绪三年（1877）英国派吉为哩、贝德禄、麦土呢为能、万德福等到川边探路，游历。四川总督丁宝祜奏摺里说：“其为查看道路情形，探明风土人情，以为后日拟由该国陆路入川境可知。”“该英员每多中途改道，且多不由大路行走，每于人迹罕到及曾经封禁之路，自与跟役一二人，锐意前行，护送之人，劝之不可，沿途行踪诡秘，所到之处，详绘地图。”

光绪四年（1878），代号A、K的英印特工克里斯纳、辛克兴到打箭炉、巴塘等地调查人口、气温、风向、商业。

光绪十五年（1889），俄人蓬凡乐脱由伊犁出发至打箭炉、巴塘一带活动。

光绪十六年（1890），法国天主教宁远区主教光若翰随带专业技术人员多名，以视察教务为名，踏遍了金沙江、大渡河和大凉山全境，将这一带的山川地势、气候土质、矿藏森林、民族分布，乃至彝族各家支的实力等，都作了详细调查统计。

光绪十七年（1891），英国上尉鲍威尔潜至昌都、打箭炉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光绪十八年（1892），英人各格里尔至巴塘收集了藏民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状况。

光绪十九年（1893），英人笛逻（女）率队至打箭炉活动。

光绪廿一年（1895），沙俄间谍高士夫至瞻对活动。同年主

持的建昌教會的蓋布里昂在彝族地區全面進行考察，歷時三年。

光緒廿二年（1896），法帝國主義分子鮑寧經甘肅至松潘草地和大渡河流域窺查。

光緒廿四年（1898），英人戴維斯、賴特由昆明至巴塘、打箭爐、雅安，沿途細心測量。

光緒廿六年（1900），俄帝國主義探險隊員喀茲那可夫、拉迪勤二人，經新疆、青海至川邊德格等地窺查。同年，沙俄派郭澤洛夫等三人，帶領隨從二十餘人，於九月行抵距昌都八站的瑣圖地方。“百姓未滋事，洋人竟槍斃百姓男女二十一命，受傷十九名，燒毀房屋，搶去馬匹，其餘瑣圖百姓逃亡殆盡”（駐藏大臣安成摺）。

光緒卅年（1904），西人貝谷（國籍待考）至打箭爐等地繪地圖。

光緒卅一年（1905），英帝國主義分子費格生兩次入川窺查，在理番、漢源、打箭爐等地精密測量，

光緒卅三年（1907），主持建昌教會的蓋布里昂給殖民主義侵略者多龍作嚮導，由寧遠出發，自西向東，橫穿大涼山，了解當地情況。

宣統元年（1909），英帝國主義分子潛至川邊之桑昂、察隅（現昌都地區）測量，越二年復入察隅擡豎英國國旗。同年駐巴塘的英國牧師徐麗生為美國間諜羅佛做嚮導，未持有護照，竟潛行至昌都。

宣統二年（1910），英國牧師穆宗文假借赴鹽井游歷為名，中途前往江卡、乍丫、察木多等地活動。

宣統三年（1911），美國牧師浩格登、醫士哈德，借赴德格游歷為名，私自前往同普、察木多、江卡、乍丫等地活動。浩格登回巴塘後，又同英國牧師叶葱郁、顧福華、成宗宣等到雲南阿敦子（德欽）活動。同年駐巴塘法國司鐸呂恩伯、教士彭茂美，不通知當地政府，私自潛赴鹽井，彭又由小路前往阿敦子和維西

厅属的茨宗活动，他们拍照景物，测绘地图，历时四月之久。同年英商花德金由上海至阿敦子、巴塘、江卡、盐井等处活动。英上校军官贝尔立由打箭炉至巴塘、盐井、毕土、闷空、鸡贡、察隅等地测绘地图，于是年七月去印度，十一月便有英兵千余名到达察隅边境修路。

民国卅七年（1948），英国传教士别尔来康区传教，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住在义敦一个农奴主家里，他四处鼓吹“西藏独立”，并前往昌都进行非法活动。

三、传教士的侵略手段

（1）以讹诈、强占等方式掠夺边区人民的土地，然后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进行地租剥削。

天主教堂在泸定县掠夺的土地最多，农民经济困难时将土地“顶”（典当）与天主堂，写“顶”约时，除将土地座落、四界、顶价注明外，最后要写上“一顶永顶”四字，交由天主堂单方执存。农民只用其顶价，手中无据。后来粮价涨了，农民经济好转，要想赎回顶出去的土地时，“苦无字据，不知界至与典额，无从言赎”，即或天主堂出示字据，上写“一顶永顶”，形同卖业，无法抗拒其狡诈。从清光绪到民国时代，在泸定被天主堂掠夺的土地，都是沿大渡河谷和磨西河谷最肥沃的土地，如城西的沙坝，城北的沙湾；二区的冷碛、沈村、德威、磨西等地，都是出产丰富的冲积平原，被占面积达一万亩以上，年收租约2,880石，折合一百多万斤，超过县政府每年征收田赋的四倍多，已经垄断了泸定农村的经济命脉。每年收的地租中稻谷占一半，其余为小麦、玉米、黄豆及洋芋，除泸定教堂消耗外，全部供应打箭炉和关外各县教堂食用。

清同治初年，天主教传教士由于侵入西藏地区的企图破灭，退而锐意经营打箭炉基地，作为川边教区主教府所在地，因而积

极扩展土地。最初由丁主教向官府索要不城南乱石窖（原系打箭炉旧城，被泥石流淹没），在北门外又划一段地修建临时住房。经逐年修建，在乱石窖地建成天主教总堂，修道院、女子学堂和拉丁学堂。以后利用历次教案赔款和参与调停官府与明正土司间的矛盾，为逃亡土司儿子制造重返康定的机会，以低价购买了明正土司所属的南郊河东下起瓦厂沟上至龙头沟和北郊子耳坡一带的土地，转租给教徒耕种。又在城中心购地2.7亩，修建西南最大的礼拜堂——真元堂。打箭炉是一个南北狭长地带，可是南端、北端，以及心脏部位都被天主教堂控制了。据统计康定天主教堂共占地873亩，其中驷马桥一带373亩，收地租200石。

巴塘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向有“关外苏杭”之称，又是入藏的前缘地方，所以外国殖民主义者争先恐后地进入这个地方。光绪十七年（1891），法国天主教会在巴塘南部的六王、亚日工等地，以开荒为借口，强占土地1280多批（每批下种一斤多），又以神甫被杀为借口，霸占城郊数十亩最好的土地，以后扩大到536亩。在巴塘占地最多的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基督教牧师浩格登到巴塘后，先后以开垦、购买、侵占等方式，占有土地七百余亩。此外，天主教堂在盐井占地114块，用种子6石2斗，在道孚占地270亩，年收租8,000斤，在西昌教区占地10,000亩，年收租30余万斤。

（2）无视中国法律，干涉内政

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崇洋媚外，各地教堂凌驾于政府之上，无视中国法律，为所欲为。

光绪卅三年（1907），美国间谍德门内，由巴塘到达维西纳姑地方时，认为护送他的川兵李玉山行走太慢，竟持枪连放，企图击毙李玉山。适有藏族喇嘛补根弄经过，中弹殒命，惨遭杀害。当地政府将德门内逮送重庆究罪，驻重庆的美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时，竟不允德门内与李玉山对质，并称无权审理命案，于是又将德门内解送上海美国按察司审判。殊按察司在审讯之后，

私自将德门内释放，并在判词中说：“此举乃偶然之事”、“该被告枪毙喇嘛，并极轻之罪无之”。清政府官员按中美续约力争，均未生效，美国总领事竟无赖地说：“因按察亦须按照美律而行，当无不合”。

道孚铜佛山教徒焦某，杀死一名偷挖洋芋的非教徒藏民，天主堂暗中支使焦某逃往康定驷马桥教堂，县府无法过问。

宣统二年（1910），道孚开办小学，招有在天主堂附读的学生，天主堂司铎谭敬修向政府提出不得招收天主堂附读生的无理要求。当时打箭炉同知王典章在《洋人干涉学校稟》中说：

“法人传教，始以牢笼，继以威胁，积久专横，汉夷人等，受其压制，莫可如何……”。

民国七年（1918），川边镇守陈遐龄升堂审讯康定三道桥天主教徒任氏父子，吩咐将二人绑赴刑场时，门上人报告倪主教到，陈忙出迎。倪指任氏父子问：他俩干啥？陈答：犯罪当杀。倪笑说：不要杀，交我带回去。陈立释二人，交倪带走。

民国十七年（1928），驻巴塘的美国医生贝尔义，夜里枪伤一个藏民，诬为盗窃，送入监狱，并要挟政府追究其刑事责任，迫使这位无辜受伤藏民冤死狱中。

各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因纠纷诉讼，天主堂司铎都要插手庇护教民，无视中国法律。

（3）诬蔑与勒索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指创教者释迦牟尼；法，即佛教教义；僧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向为藏族信教群众信仰和崇敬。但西方传教士却诬蔑说，佛教的三宝，已变成快枪、快马与告乌（藏民胸前佩带的护身盒）。这种说法引起藏民和喇嘛强烈地愤恨。

在边区每次“教案”发生后，西方传教士即从外交途径，按不平等条约，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勒索土地和巨额赔款。如会理杀神甫贾元贞后，除镇压十余名农民外，还割地一百亩建教堂。

另外赔银十万两。丹巴烧毁教堂赔银三万两，光绪七年(1881)梅玉林事件(后详)赔银一千九百三十五两。光绪二十三年(1898)，盐井、德钦教案赔银四万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塘教案发生后，除将二营官的官寨园林赔偿给法国教堂外，另付给了巨额赔款。赵尔丰议定赔银四万四千五百两，省洋务局又增赔七万八千五百两，合计十二万三千两，云南方面赔十五万两，川滇共赔二十七万三千两。另一说，巴塘教案赔银四十万两，以炉城东关三年“茶引”税作抵，不敷数，由南北关税补足。还有一说，巴塘事件，法国主教从清政府勒索白银九十万两。后两说尚待考证。这些巨额赔款，就是外国传教会扩建教堂、套购土地、胡作非为的资本。

(4) 造谣与离间

《清实录》同治二年(1863)，法国罗勒拿、肖法日在巴塘、理塘给汉兵发茶包外，还“捏造谣言……，景纹(驻藏大臣)奉有谕旨，将前藏所属之“擦瓦”、“博木噶”偿交伊等永远管理，凡有天主教之人进藏，不准阻止等语，是该教士假借圣旨，殊属可恶”。

在羌族地区造谣说：羌族信仰的天神“易朱”，就是基督教的耶稣，羌族原本不住在中国，是从以色列迁来的。进而得荒谬的结论说：羌族与西方民族是同种同源。

在彝区，传教士鼓吹“夷族”是独立的“俾俾”，他们在宗教方面造诣很深，非常接近天主教。

在藏区，传教士散布：“藏民不象中国人，却十分象美国的印第安人”。

民国九年(1920)，驻巴塘的川军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传教士浩格登等出面假意调停，伪言说服对方，殊传教士煽动地方武装，夜袭川军，激起川军趁机烧杀劫掠、焚毁民房七十余幢，四五天内余灰未尽，传教士却在“租界”屋顶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事后传教士又勾结川军掠夺了大片土地和房屋。

四、边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西方传教士深入我边区，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少数民族地区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打箭炉同知李之珂说：“外人覬覦边荒，藉口传教，譬诸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现在打箭炉、巴塘、炉霍等处以及各土司地方，法英教民日增一日……外人笼络‘蛮族’各方诱哄，必至尾大不掉。强据我边界，扰乱我藩篱，虎视眈眈，要挟无厌，如蝗虫入境，不食尽不止”，足以揭穿其险恶用心。不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几千年来，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巩固，各民族都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为了保卫祖国的统一，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宗教信仰，对西方传教士都爆发出仇恨的心理。同时，清末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暴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边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清同治年起，到民国十五年止，前后发生“教案”二十起，其中巴塘最激烈。

同治四年（1865），法籍司铎丁某骑马涉水被溺死，法人硬诬为丁宁寺喇嘛杀害，巴塘人民怒不可遏，驱逐了法国传教士，焚毁教堂，收回被占产业，拉开了川西藏区反帝爱国斗争的序幕。

同治十二年（1873），由于传教士行凶扰民，巴塘群众驱逐了传教士，并烧毁巴塘、盐井、莽里三处教堂。

光绪三年（1877），英人吉为哩、贝德禄等人，依仗《中英烟台条约》欲去西藏，行至巴塘，为藏兵所阻，改由云南回国。

光绪六年（1880），奥匈帝国游历官摄政义等，企图由川入藏游历，行至巴塘，藏胞坚决反对。“群情哗然，聚兵阻拦，情势汹汹”。摄政义等，畏惧前途凶险，只好改道去云南。

光绪七年（1881），天主教驻巴塘司铎梅玉林携带物品十三驮，擅自潜往盐井，行至金沙江西岸的打呷顶时，被桑恩地区的

藏民杀死。

光绪十三年（1887），巴塘人民又烧毁天主堂，传教士逃回康定。

光绪十四年（1888），西藏隆吐山抗英战争爆发后，康巴地区有成百上千的民兵奔赴前线支援战斗。

同年，法国天主堂企图在滇北贡山白哈罗建立教堂，遭当地藏民强烈反抗，杀死法国传教士六人。

光绪十八年（1892），由波塔宁率领的沙俄第二次地理考察队抵巴塘活动，被群众赶走。

光绪廿三年（1889），盐井县和德钦县茨姑村，杀死法籍吕、杜传教士和教民十二人，伤数十人，并将教堂焚毁。

光绪廿六年（1900），巴塘人民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闻风而起，将法国神甫捆在河西村木桩上，胸画黑圈，活靶射死。

光绪廿八年（1902），泸定农民在祝櫻桃领导之下，聚集青年八十余人，竖起“顺清灭洋”的大旗，冲进冷碛、磨西、沙坝天主堂，驱走传教士、打开仓库，把粮食和财物分散给穷苦农民。他们乘胜挺进，直趋打箭炉，准备捣毁主教堂，途中遭打箭炉军粮府派兵镇压而致失败。

光绪卅一年（1905），巴塘群众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列，烧毁三座教堂、杀死及打伤教民多人，挖了贝美两个司铎的坟墓。云南部分，杀了法教士余伯南、蒲德元两名，烧教堂十座，打死教民十三人，焚毁房屋百多户。

光绪卅四年（1908），英籍传教士布洛克至美姑，用手枪击毙阿侯家青年。“彝众惊哗”愤而将布洛克杀死。

宣统三年（1911），道孚县群众及灵雀寺喇嘛围攻县府，绑架试用知事杨宗汉，收缴其印信。又焚毁天主堂，捆绑法籍传教士谭敬修、华籍教士熊德隆，把谭的胡须全部拔光。

宣统三年（1911），会理彝汉人民杀死神甫贾元贞。辛亥革

命前夕，西昌汉彝人民在张跃堂领导下，举行反清反帝大起义，打出“杀贪官灭洋人，推翻满清，废除新政”的口号。

民国三年（1914），又一个神甫为巴塘人民杀死。

民国六年（1917），丹巴群众烧毁天主教堂。

民国十一年（1922），美国人史德文，携带大批搜刮康巴人民的财宝，准备通过金沙江以西的芒康前往拉萨，行至茶树山时被藏民打死。巴塘政府为他立的“墨道西行”牌坊，不到两年也为巴塘人民砸毁。

民国十五年（1926），巴塘城区群众集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地，洋人滚出巴塘。反帝运动，虽遭驻军镇压，但巴塘人民的反帝烈火，一直燃烧着。

五、对慈善事业的剖析

外国人经常标榜他们在中国做的是慈善事业，他们处处在和中国人民讲“友谊”。从现象上看，的确也迷惑了一部分中国人。但从实质上分析，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侵略：

（1）**医院**：巴塘有华西医院，康定有修道院、安息会，泸定有麻疯院。在巴塘，美国人以“无钱也可治病”收罗人心，就医前先传教，凡是来看病的，先在候诊室听讲耶稣道理，然后诊断，付不起药费可免费，但必须是教徒。打箭炉修道院内设门诊、住院两部，药费低廉，对贫穷者，还给予照顾，其目的在用小恩小惠使群众对天主教有好感。泸定麻疯院从1929年到1949年的二十一年间，前后接纳病人千多人，但没有治好出院一例，其中死去四百，跑走三百，解放时留下二百多人。但病人住院后必须信天主教，每天都要念经、祷告，轻病号还要参加劳动。

（2）**学校**：巴塘有华西学校（包括幼稚班、小学、初中、高中），康定有拉丁学堂、贞女院、天主教传习所、康化小学。其它各地教堂均办有男女分校的初等小学，还收部分孤儿。这些